

徐怀谦 著

智慧的星空

与思想者对话录



昆仑出版社



智慧的星空

与·思·想·者·对·话·录

徐怀谦 著

昆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智慧的星空/徐怀谦著. - 北京:昆仑出版社, 2004

ISBN 7-80040-766-7

I. 智… II. 徐… III. 名人 - 访问记 - 中国

IV. K820.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133344 号

书 名: 智慧的星空

作 者: 徐怀谦

责任编辑: 丁晓平

版式设计: 丁晓平

装帧设计: 十亩工作室

责任校对: 刘晓京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编: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博诚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165 千字

印 张: 8

印 数: 1 - 5000 册

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 - 80040-766-7/I·555

定 价: 15.00 元

(如有印刷、装订错误,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



作者简介：

徐怀谦，1968年生于山东高密，1989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中文系，后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硕士学位。现任《人民日报》大地副刊编辑，获首届郭沫若散文随笔奖编辑奖。主编有《大地春华——〈人民日报〉副刊精粹》。由他主持的《文心探访》栏目，多次获报社好新闻精品奖等奖项。编余致力于杂文写作，已出版杂文集《拍案不再惊奇》。为《杂文选刊》专栏作家，曾获“鲁迅杯”杂文征文大赛二等奖、第十届北京杂文新人奖等。

智慧的星空

张岱年

智慧之星

李致林題

與思想者對話錄

·徐怀谦·

聆听大师 (自序)

一个城市的文化大致由这么两种风景构成：一种是凝固的物，如文物、典籍、建筑、博物馆、剧院；一种是活生生的人，如各类民间艺人、文化精英。其中文化精英作为薪火相传的中华民族文化链中的重要一环，他们的价值和意义是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如上世纪二十年代的蔡元培、三十年代的鲁迅、四十年代的胡适之于中国，都是这幅风景中最亮的看点。拿一个省、一座城市来说，提到北京，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季羡林、钟敬文、钱钟书、张岱年；提到天津，我们会想起冯骥才、蒋子龙；还有上海的冯英子、葛剑雄、余秋雨，宁夏的张贤亮，西安的陈忠实、贾平凹……可以说，一个文化名人就是一座城市的名片。这也就是为什么当钱钟书、钟敬文等一代大儒去世之时，

人们会发自内心地哀叹：“泰山将颓，哲人其萎！”

我自己的经历也是最好的注脚。十几年前，当我掸掉身上的泥巴，从山东高密东南乡来到北京大学中文系求学的时候，我是冲着——王力去的。虽然后来我才知道文学专业和语言学专业相距甚远，但王力先生当年对我的感召力，这种感召力在我心中激起的强烈的学习欲望和进取心，则是没世难忘的。正如很多人是冲着朱光潜、宗白华、侯仁之、张岱年、季羨林、林庚、厉以宁、王选走进北大一样，这些文化精英的感召力之强大，是难以用语言或数字来形容的。

当我一九八九年走进《人民日报》、一九九七年开始主持一个访谈栏目《文心探访》的时候，我再一次体验到了来自文化精英的感召力。由于职业的便利，我得以认识了季羨林、钟敬文、张岱年、任继愈、王朝闻、华君武、吴冠中、张开济、冯骥才等一大批文化名人，得以登堂入室，得以亲承警教，有的甚至得以成为忘年交。但在采访的时候，我从来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那就是，我只是一个代表读者发问的提问者，绝对不是一个对话者，我的意图是通过我的提问，让大师们将其学问或思想的精髓大致描述出来，以方便读者走近他们，仅此而已。为什么如此定位？一是我很清楚自己没有对话的资格，二是在我看来，学会聆听比急于对话更重要。但这种身份并不说明我只是一个被动的听者，我可以随时把我的疑惑或我的意见提出来，现场求解。就是说，我和被访者之间是可以互动的。“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对不少读者来

说，能够聆听大师，的确是一种荣幸；而对于我来说，又何尝不是一种享受。在很多次访谈的过程中，由于互动或者被访者突然来了兴致，被访者妙语连珠，聆听者如醉似痴，在采访者和被访者之间形成了一个场，这个场让我一时间茅塞顿开、超凡脱俗，这真是一种非常美妙的感受呵。同样有趣的一点是，由于各个被访者的性格、职业和人生阅历的不同，他们在访谈过程中透露出的个性也是千姿百态：季羨林和张岱年的质朴平易，吴冠中的激情四溢，冯骥才的滔滔不绝，王朝闻的诙谐幽默，张开济的机智高雅，叶秀山的严谨谦逊，严文井的内敛蕴藉……像一幅幅素描，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之中。他们的个性是如此丰富，而其共性同样让人感佩，比如认真、谦逊、平和、纯粹、自然。至今犹记王朝闻先生在我的采访稿上一遍又一遍地修改，记得张岱年先生说：“大札末尾写徒孙二字，我不敢当！”记得王朝闻先生的睡袍，季羨林、严文井先生的唐装，敏泽先生半挽的裤腿……走近名人，才懂得什么叫如沐春风、即之也温，什么叫返朴归真，什么叫大隐隐于市。

还有一点需要提及的是，为了把采访做得比别人深一点新一点，采访之前，我尽可能多地阅读了被采访者的相关资料，做了大量读书笔记，在这个过程中我所获得的滋养，是丝毫不逊于与大师面对面所得到的收益的。

从新闻学的角度来说，他们都算不得新闻人物（有的是曾经的新闻人物）；但他们的价值是永恒的，他们又何曾介意做什么新闻人物呢？所以我的这些访

谈录不会成为时间的易碎品，这一点我很自信。可惜限于方方面面的原因，我采访过的文化名人还嫌太少太少。

一九九八年，我在采访完时年九十六岁的民俗学家钟敬文先生之后，对我的搭档罗雪村讲过这样一句话：“将来我可以跟女儿讲，我曾交往过钟敬文这样国宝级的人物，而她只能从书本上知道，就像现在我们只能从书本上了解鲁迅、胡适一样。”而现在，我也只能和钟先生、张岱年先生在书本上相会了，岂不痛哉！每念及此，我就想，多努力啊，别太懒了！

最后，我愿引用康德的那句名言与读者诸君共勉：“有两种伟大的事物，我们越是执著地思考它们，心中就越是充满永远新鲜、有增无已的赞叹和敬畏——那就是我们头上灿烂的星空和我们内心的道德法则。”记住，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别忘了仰望一下头顶的灿烂星空，那一颗颗璀璨的星里面有孔子、康德、马克思，有钟敬文、张岱年、季羨林，也有一颗亮晶晶的你。

二〇〇四年十一月于北京金台

與思想者對話錄

· 智 · 慧 · 的 · 星 · 空 ·

目 录

聆听大师 (自序)	[1]
钟敬文 ◎源	[1]
王朝闻 ◎审美: 魅力与缺憾	[11]
张岱年 ◎综旧典而开新风	[21]
季羨林 ◎为往圣继绝学	[29]
张开济 ◎以人为本的建筑	[37]
华君武 ◎战斗的品格, 多样化的品位	[43]
罗工柳 ◎学到手再变	[51]
任继愈 ◎生生不息 其命维新	[59]
吴冠中 ◎燃烧的生命	[67]
敏 泽 ◎文学的轰动与沉寂	[75]
邓友梅 ◎文学要有趣、有益	[85]
叶秀山 ◎人, 诗意的栖居	[93]

智
慧
的
星
空

王春瑜	◎读史使人明智	[101]
叶 朗	◎守望精神的田园	[109]
钱理群	◎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	[119]
蒋子龙	◎作家：在路上	[125]
冯骥才	◎文化菜单与文化家底	[131]
韩静霆	◎精神的张扬	[139]
冯 井	◎营养社会的血脉	[147]
陈平原	◎有容乃大	[155]
张 炜	◎文学是生命的闪电	[183]

附 录

◎心灵的星——延安岁月五人谈	[195]
◎我所了解的张岱年	[211]
◎臧克家的家	[231]
◎罗工柳的慈父情怀	[237]
◎边缘的浩然	[241]

【注：本书编排按被访者年龄大小依次为序。】

與思想者對話錄

· 钟敬文 ·



源

钟敬文先生是我国著名的民间文艺学家、民俗学家。生于一九〇三年三月二十日，广东海丰人。二十年代初毕业于陆安师范，一九三四年赴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研修神话学和民俗学。解放前曾在中山大学、浙江大学、香港达德学院等多所大学任教。一九四九年后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至今。主要学术著作有《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钟敬文民俗学论集》、《话说民间文化》等多种，并有文艺评论集《兰窗诗论集》、散文集《荔枝小品》、《西湖漫拾》等著作。二〇〇二年一月十日去世。

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文化寻根热到世纪之交的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热门课题，人们注意到大多数论者都是在儒、释、道等上层文化中找答案，只有您偶尔提醒一下要注重对中、下层文化的研究。为什么民间文学和民俗学兴起这么些年了，传统文化的研究者仍然如此轻视它呢？这会不会影响他们研究结论的准确性呢？

钟敬文：中国是一个文化古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很长，有两千多年。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始终是圣贤文化（或者叫精英文化、少数人的文化）。那时虽然也有采风问俗的传统，但那是为贵族政治服务的，老百姓的民俗文化，还得不到真正的重视。这反映在学术上，就是传统的上层文化建设得比较完整，影响也比较大，像我国以往的诗词文赋、文学理论和文学史等，讲的大都是上层文化；而民俗文化一直是被认为登不上大雅之堂的。解放后，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国家的主体是工农，这对重视民俗文化的工作是有利的，我们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民俗学研究得还不够，有一个时期，民间文艺学（包括在民俗学之内）甚至被打入了冷宫。近二十年来，形势好多了。邓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八个字，救了民俗学，也救了人类学、社会学等一些相邻学科。解放后在大学里是不能讲民俗学

的，现在都成了必修课了，这是一个不小的变化。但比起上层文化研究，它的历史还很短。

另外，从民俗学本身的学术史来讲，从一九一八年北大的歌谣学运动算起，它虽然已有八十年了，但由于种种原因，它在学术上，还比较嫩。很多时候，比起上层文化，它的建设还得不到应有的扶植，所以，它的名声还没有上层文化那么大。但是，它和上层文化共同组成民族的整体文化，是民族整体文化的基础部分，不容忽视，这也是这些年能“热”起来的根本因素吧。真正有价值的东西，总是有它自己的生命力的。至于像你谈到的，有些传统文化的研究者轻视民俗文化，这种看法对不对，我想，他们的认识至少是不大全面的吧。治中国学问，没有对民族民俗这一层文化的深刻理解，是不容易搞好民族化和现代化的建设的。在老百姓的文化研究方面，精英不能包办，这是肯定的。

民俗作为一种“文化遗留物”，往往是和生产力的不太发达、精神生活不够丰富的社会阶段相适应的；随着工业文明和市场经济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有人提出现代文明前进的过程也就是民俗衰落、失传的过程，先生同意这种说法吗？



◎钟敬文先生

(罗雪村 摄)

钟敬文：“遗留物”的说法，是由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最早提出来的，原意是要通过对前工业文明时期的文化习俗在工业社会得到保存的现象的研究，证明现实工业社会发展的合理性。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有三点：第一，是民俗文化比起上层文化确实具有更大的稳定性，有的民俗事象甚至可以传承几千年而很少变化，像“三礼”中记载的一些精神信仰的东西。再比方说，乡人傩，孔子的《论语》上就说他站在庭院的台阶上看这种仪式，到今天我国南方一些村落还在表演。但这毕竟是少数。第二，是大多数传统民俗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要按照“自正”的原则，不断地进行调整，以适应现实社会生活的需要。民众不是笨伯，他们是创造和享用民俗文化的主人，这一点我们不要忘记。像我经常讲的放风筝、划龙船这些习俗，过去都是驱疫避邪的巫术，现在呢，大都演变成了群众性的文艺活动了。在荆楚一带，划龙船还被说成是纪念爱国诗人屈原的仪式，连老百姓的意愿也变得十分美好了，这比起古老的旧俗，就不能说是原封不动的“遗留物”了。第三，还有少数民俗，不是“遗留”或变革了，而是被淘汰了，消失了，像缠足之类的陋俗。

从总体上说，民俗是一种传承文化，它既有稳定性，也有变异性。现在是社会转型